

牧

津

牧津卷之二十目

清德上

子文

何並

范遷

劉寵

孟嘗

孔奮

楊震

楊秉

劉虞

羊續

魯芝

杜軫

虞愿

王恭

王鎮之

劉秀之

寶允

鄭善果

毛玠

陸納

孔愉

朱修之

何敬叔

裴昭明

申恬

孔琇之

劉善明

袁聿修

嚴植之

張恂

牧津卷之二十

清德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子文

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口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所以庇民也、民方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牧津

清德上

卷二十

二

令尹之廉自是性生豈從死生上較然其言可警在位

何並

何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後遷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椁亶容下棺恢如父言

人生品行至蓋棺而定、何子廉直不愧其
字、

范遷

范遷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
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
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公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
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畜財求
利、何以示後、代郭丹爲司徒、在位四年薨、家無
擔石焉、

人情以畜財遺後、而范子廬反薄爲何以示後、識見如此、宜其廉也。○廉士能以智略安邊更難。

劉寵

劉寵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

縣有五六老叟。鴈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累遷至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歸。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貲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

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劉公清而能惠，古之遺愛。生平大節，不在區區小廉。然一錢之選，遂爲名太守佳話。

孟嘗

孟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後策孝廉，舉茂材，拜徐州令。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不知紀極。珠遂

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返其業以病被徵當還吏民攀車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珠還合浦古今以爲美談然予閱柳子厚記連山乳穴云石鍾乳之告盡者五載以貢則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

以復乳告邦人以爲祥而謠之穴人笑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爲噫是可以觀吏道矣然則珠之漸徙者豈非前守詭人采不知紀極所致耶恐古今誇還珠之事者毋乃爲穴人所笑乎

孔奮

孔奮茂陵人也少從劉歆受春秋傳歆稱之謂

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七年、大將軍
竇融請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
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
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
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
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
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
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
奮旣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

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隴蜀旣平河西守冬咸
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
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
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
器物十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
所受

真清不問處脂膏與否處脂膏而不潤者
難在恒人不在豪傑也惟是勵節之人而
治貴仁平茹蘗之性而養母珍膳寬嚴豐

儉無不得宜、禹無間然、吾於孔君亦云、立
節是清、仁平是惠、後不顧妻子、而厲兵破
羌、是仁者之勇、

楊震

楊震少好學、稱爲關西夫子、大將軍鄧騭聞其
賢、舉茂才、四遷至荊州刺史、屢彰政績、改東萊
守、道經昌邑、時令王密乃前荊州所舉茂才也、
夜懷金十斤遺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何不知故
人、密曰、暮夜無知、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

謂無知、密愧而去、轉守涿州、安帝元初四年、徵爲太僕、

關西清節爲古今之冠、然其辭懷金之餽、止曰君不知故人何其溫厚、和平、令人心折、要以昌邑令爲震所舉、斷非貪昧之士、卽遺金、亦直循酬報之體、然而非所施於震也、故曰故人知君、夫曰知君、則密之生平可想矣、伯起有清德而能容物、太虛無染、何所不包、四知之云、特以規其暮夜之

失言耳。慎勿謂震之生平大節凜凜直在此也。

楊秉

楊秉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祿餘祿不入

廉○而○不○惜○

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震之子

有三不惑則必畏四知自可不愧家聲矣至於律身稱清白易稱淳白難此中大有

分別士君子苟立志於自修不可不於此
中理會

劉虞

劉虞爲幽州刺史清靜簡約靈帝時南宮災吏
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千
萬富者以私財辦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
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以功拜太尉
人臣清節得見信於貪黷之主斯真所謂
廉頑立懦

羊續

羊續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守攻沒
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問行
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
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
震懾發兵擊慈斬之賊旣清平乃班宣政令候
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
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獻其生魚續
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

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其妻自將祕示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紙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歛。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

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府贖錢賜續家云、

採問風謠、有肅然澄清一境之志、至拒左騶之輸、真不以三公易其介矣、若懸魚乃細節、不足爲續重也、

魯芝

魯芝、扶風人、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舉孝廉、除郎中、尋請爲別駕、累遷天水太守、後轉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

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歷并荆青三州刺史。武帝踐祚。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賜塋田百畝。謚曰貞。

爵通侯而無居宅固難。使人主爲作屋更難。

杜軫

杜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鄧艾入成都。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

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七郡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李驤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

博雅之士更得清修便爲完品

虞愿

虞愿出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嬖愿遣人追奪還之郡舊出

有○舉○力○

髯蛇膽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踰數
十里外、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數十里、經宿還
復故處、愿令更送、遲明乃復歸者再三、時以爲
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
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
瑯琊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
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彥回嘗詣
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
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歷官中書郎、領東觀祭酒、

虞君清惠之政、自可嘉尚、若以床上積塵、
便嘆其清、則伯夷之室、更當塵垢充棟矣、
○愿能追奪前政之所質、自是仁者之勇、

王恭

王恭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起家爲佐著作郎、太
元中、爲丹陽尹、遷中書令、後帝將擢時望、以爲
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充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
軍事、充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後與會稽王

道子有隙、舉兵向闕、不克而死、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書籍而已、初恭自會稽還都、王忱看之、見其坐一六尺簟、因語曰、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
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卽舉坐者送之、旣
無餘席、便坐薦上、忱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
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作人無長物、便是清操過人、

王鎮之

王鎮之爲桓玄錄事叅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

銜命賑卹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
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廬服闋爲征
西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
僚憚之出爲廣州刺史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
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弊俗非此不康
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
至

清嚴之人自然執正不撓○嶺南何以便
令人墮污泥中每見古人輒諄諄稱吳隱

之、

劉秀之

劉秀之、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叅軍、襄陽令、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貸、秀之限令用錢、百姓便之、尋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都下貧子、出

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悅焉。

刺史一廉百務自然整肅一整肅百姓自然懽悅。

竇允

竇允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長勤於爲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

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亶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叅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

始終清節，自始終以政譽聞。

鄭善果

鄭善果爲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

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蹟，號清吏，與武
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

有賢母，乃能有廉子。

毛玠

毛玠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嘗爲東曹掾，與崔琰
典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
繇本者，終不得進。務以儉率人，繇是天下之士
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
魏帝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

爲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屏、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人臣惟一廉、卽東曹掾、便可澄清天下。

陸納

陸納清操絕俗、爲吳興太守、不受祿、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濱行、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被襪而已、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納所設唯

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污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尋遷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恬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祖言非噉名客，蓋性地是質素人。

孔愉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遷侍中，蘇峻亂

愉朝服守宗廟、後出爲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
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
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
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
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
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

惟居官盡職者、去官自能潔身、○朝服守
宗廟、有疾風勁草之槩、

朱修之

朱修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隨到彥之北伐，留戍滑臺，遂陷於魏。後之海歸，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轉荊州刺史，加都督，以殺南郡王義宣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賄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償之。

受蠻夷之餉。爲存撫納也。佐史之賄。卽欲
明初心之不受。獨不可以施惠貧民乎。要
以六朝人作用。自是一格。非可與拘方者
語。

何敬叔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榜
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
租。

棠已者鮮澤物。榜門受餉。悉推代輸。此之

謂大廉。然不免爲受餉者所藉口。正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裴昭明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徽中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二年。爲始安內史。及還。甚貧。武帝曰。裴昭明常罷郡還。遂無宅。我不

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嘗謂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漢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輪。

我聚彼散。至哉言乎。蹢蹢作牛馬。可爲惕然。

申恬

申恬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

爲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
怙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
擒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
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與
州移鎮歷下、以怙爲兗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
南太守、孝武踐祚、爲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
歲興兵、百姓凋敝、怙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
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饑
寒、世以此稱之、

能使凋敝之邊境優實清約乃能及遠

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仕齊、累遷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嘆息、出監吳郡、拜太守、政稱清嚴、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不殺晉熙、不食而死、其清可及也、其介不

可及也。

劉善明

劉善明、平原人、仕齊、累官征虜將軍、淮南宣城
二郡太守、初爲海陵太守、時魏尅青州、母陷焉、
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卒贖母還、性質素
不好聲色、所居茆齋、芥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
剡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
楷、棧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貨、崔祖思怪而
問之、答曰、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

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
歷之職廉簡不煩奉祿散之親友及卒家無遺
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
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
其見異

事事皆揭肺肝以示人此之謂真廉○天
下無無父之子母至清節方峻故知孝子
必能爲廉吏

袁聿修

袁聿修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
爲信州刺史爲政清淨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
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懽心武平初御史聿出
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尋除都官尚書
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還爵蹟聿修爲尚書郎
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
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
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
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

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
所慎、愿得此心、不貽後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
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欽承來旨、吾無間然、弟
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一郡上下、無不得其懽心、其人清而不刻
可知、○清郎何必減清卿乎、

嚴植之

嚴植之爲康樂令、在縣清白、吏人稱之、先是仕
齊爲廣漢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

敢視植之獨奔哭營殯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塚
葬畢乃還
廉而能厚更自過人

張恂

張恂皇始初出爲廣平太守招集流散勸課農
桑民歸之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開建學校優
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
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
當時第一

廉節與惠政並稱六朝殊多吏治何耶

牧津卷之二十

終

物津卷之二十一目

清德下

江革

蕭藻

柳儉

李元忠

賀蘭祥

孔幾

房彥謙

李景讓

裴俠

于夏

元德秀

袁真貫

薛珏

張晏之

陸 贊

趙與權

賈黃中

唐 介

陸景倩

常 楙

魚 侃

戴 仁

呂 昭

牧津卷之二十一

清德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江革

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除江革爲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東，聞革應至，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適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塲，惟資公俸，食不兼味。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瑯琊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藉，望風自解。府王憚之，後除都官尚書，將還，贈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二

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竝不納、唯乘臺
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
物以迺輕艚、革旣無物、乃於西陵岬取石十餘
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革性彊直、爲權貴所疾、
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以文酒自娛、卒諡曰
彊子、歷官八府長史、四王從事、三爲二千石、傍
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

人安吏畏、百城震恐、如此之廉、乃足持世。
若西陵岬頭一片石、不足爲公作佳話也。

蕭藻

蕭藻爲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剋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州人焦僧聚衆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自將兵討平之。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名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帝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竝如迦葉。

吾復何憂。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侯景亂，遣子或入援，因感氣疾，卒不食而薨。

藻之殺宿將，討亂民，少年英氣，咄咄逼人，而乃能屏居謝客，明哲之士，何以加之。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輕裝還朝，何等風槩，非獨以一物不取爲廉矣。

柳儉

柳儉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後拜蓬州刺史，獄。

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遷甲
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後以蜀王罪坐
免反還鄉里乘敗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
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
段而遣之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部國畢
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
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因賜帛二百匹
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

文書約束徒增佐史之弊一切細事庭遣

最妙第片言之折、惟忠信乃孚。

李元忠

李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永安初、拜南趙
郡太守、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潛
圖舉義、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
載素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時刺史
爾朱羽生阻兵據州、遂擒斬羽生、歷遷使持節
光州刺史、時州境災饉、元忠表求賑貸、報聽用
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

已送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興和末拜侍中武定元年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會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家無擔石室若懸磬恒思標賞有意無繇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疋以酬清德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據鞍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

而散之、

舉義討亂、賑饑散餉、皆大有經濟人、如此之清、清爲世用、

賀蘭祥

賀蘭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歷官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頗有惠政、至是重蒞、百姓安之、漢南流民襁負至者、日有千數、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

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旣與梁
通好行李往來公私饋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
史雷陽王蕭譽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
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
惠政在民正其立功之志公私饋遺一無
所受直是清素

孔殘

孔殘以殿中侍御史歷官右丞中人疾之改華
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殘以爲自海

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領嶺南節度等使。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藩船舶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閱貨宴。犀珠磊落。賄及僕隸。戮皆罷之。舊制海商死者。官藉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戮以爲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戮一切禁之。先是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請合力討之。時天子

方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蠻爲效
向意助之。殲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
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
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楊旻皆無功憂死。獨殲
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遷吏部侍郎。殲之
北歸。不載南方一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
二年。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謚曰貞。

孔君嚴始終一節。廉恕持身。且更無一毫
矯矯凌人之氣。韓退之稱其守節清苦。議

論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嗚呼。愈豈輕許人者哉。

房彥謙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卹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顧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世以官貧者亦自不少。要以趣操如彥謙。乃不易得。

李景讓

李景讓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懽，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極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菑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

行蓋怒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臯乃赦。故雖老猶加箠，勅已起，欣欣如初。景讓嘗怒一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累官四川節度使，以病，旬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聞報輒還東都，景讓

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
避不見、及去、命斫其騙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
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清德者號樂
和李公云、

有廉母、乃能有廉子、○鄭母定變、有當機
之識、

裴俠

裴俠爲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
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

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
守俱謁周文帝、周文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
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
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
焉、號爲獨立使君、

清慎奉公、獨立示寵、周文畱心于吏治者
至矣、然獨立使君其所處之危、岌岌焉如
臨百仞之淵、足二分垂在外矣、

于夏

于夔歷仕以清白聞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
年玄宗還京師次陝城頓賞其政能題贊於其
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
冲亦旣利物存乎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
寶初爲晉陵太守嶺南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賊
汚者多乃以夔爲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
之

此君廉惠定自可稱但使人臣以清白受
主知則世風自當一變

元德秀

元德秀爲魯山令時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傳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環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薦于薦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也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也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

乃空居、不爲牆垣、廚鑪家無僕妾、歲儉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見、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吾不幸生衰世、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及辛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紫芝超然名利之外、妙在自然、絕無矯飾、所謂使人相見、其眉宇者、實在此、○開元帝、酺五鳳樓下、明令三百里內、以聲樂集、大是導侈之事、而獨賞德秀之朴素、黜河

內而賢魯山、則此舉反爲察吏安民之盛事矣。此開元之治、所以冠冕一代。

韋正貫

韋正貫以蔭爲單父尉、不得志、棄官去、舉賢良方正異等、後又中詳開吏治科、累擢司農卿、坐尙食乏供、貶均州刺史、宣宗立、以治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至、無所取、吏資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

教民無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正貫登
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
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年既病遺令無厚
葬無用鼓吹無請諡卒年六十八

醒右鬼之俗其識自正不但拘拘一清謹
人也

薛珏

薛珏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
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

牧津

清德下

卷二十一

士

珏固遜避，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廨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汴州刺史、河南尹，入爲司農卿，遷京兆尹。後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

簡廉肅三字可爲珥歷官譜

張晏之

張晏之爲北徐州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
案○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
聞頌聲

末世之頌聲亦未便可爲據貴在有真廉
如晏之卽無清德頌可也

陸贄

陸贄初爲鄭尉壽州刺史張諡有重名請爲忘

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贊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贊後來建寧，廉爲之本。

宣公忠鯁人，貞操自得之性。生然辭餉受茶，而曰：敢不承公之賜。詞意宛而恭，氣度自不可及。

趙與權

趙清敏與權，權知臨安府。時方議楮弊，又欲以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權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

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救於弊，而國非其國矣。要在別邪正，警偷惰，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力求歸田，會潮汐啗隄，執政道帝意，畱之，與懽奉朝請出關，遣使趨還。時饑民相携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懽涕泣受詔。亟榜諭曰：今申奏賑恤，毋急死，須臾各全性命。佇冰聖恩，都人相謂毋死。曰：趙端明必有以。

活我與權上則祈請公朝下則推誠分勸甘雨
隨至米商四集流移皆有所濟因力求納祿授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與權至浙江
上復召還即日絕江去帝爲悵然與權三爲府
尹盡力民事都人稱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
子卒謚清敏與權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
才與學徒以蠹國害民故身故之日至不能殮
始終一德不愧清敏之稱而惠德所及井
渫可食矣○士大夫不清白奉公雖日易

一法無救於弊此言不但當置座右便當揭之朝堂

賈黃中

賈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後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爲盜黃中出已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後知昇州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闈中遺物也卽

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淳化二年秋，與李沆並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黃中畏慎過甚。上謂侍臣曰：朕嘗念黃中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言，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遘疾，詔自澶州召還，特拜禮部侍郎兼秘書監。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帝言，贈禮部尚書。上聞

其素貧、別賜錢三十萬、旣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

黃中畏慎、固自性成、若前朝亡國之物、尙鑰一室者、爲時非一日、歷官亦非一人、豈人皆能取而不欲哉、或欲取而不能耳、黃中表上之意、似亦避嫌遠害之心、所以太宗稱其廉恪、不然、將汗法而害人四字、煞有深味。

唐介

唐介以言事謫潭州倅。一巨賈私藏珠爲關吏按。太守而下輕其息自售焉。無何事覺。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真清不必自表。直使人主信其生平。則獲上治民何事不辨。

陸景倩

陸景倩爲扶溝丞。潔廉自勵。河南按察使畢構

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安得借此吏一品題天下士乎、

常楸

常楸知廣德軍、郡有大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楸先發而后請專命之罪、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楸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知平江、值旱、故事、應得紙錢十五萬、悉以助民食、軍餉請蠲青苗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

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旣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楮悉不受、吏歎曰、常侍郎真不受錢、所賑所蠲俱有大手、如此清德、及人乃遠。

魚侃

魚侃知開封府、府居會省、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煩劇難治、侃正身潔已、以嚴肅爲治、辨于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入、旦夕所進、惟脫粟鮑魚菰菜而已、考滿稱疾歸、歸家益貧、妻子

不免饑寒而節操愈勵部使者有循例式廕之饋一切不受既病久困牀褥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廉竟死不能具窆窆時同邑有錢昕者官至布政使亦廉而故然有父產可守時人爲之語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廉介之節大約得於性生安論貧富然而貧者之勵操與富者之修名其難易自當有辯

戴仁

戴仁累官鎮遠知府。府舊有羨稅四千餘金爲公費。前守以強半入私橐。日增稅額。商賈患之。仁至。則編稅爲三百六十分。以備日支。羨二千餘。盡裁罷。亦不暴於當道。人或勸之暴。曰。暴則張已之長。形人之短。非吾心也。歸里不治第。館賓於門。設榻於屏。自號無懷先生。卒之日。家無餘財。郡守吳晟垂泣爲之殯殮。

廉於律已。而厚於待人。可稱全德。

呂昭

呂昭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
旨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
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陞沁州知州在任
一無所取携道出徐州天寒尚未綿具故所授
經門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旦
既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
終非吾子死亦不歆汝祀其廉介如此旦後爲
建昌府推官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窶

爲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遣人買棺
歛之

以廉惠民以廉訓子事事真懇古道古心
此君有焉